

卷之六
史文刻

第六卷

新協政

主辦會文稿

慈利文史

(第九辑)

慈利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印
二〇〇一年十二月

慈利文史
(第九辑)
责编 周保林

慈利县教委印刷厂印刷
字数:220千字 印数:500
850×1092 32开本
湘图准字(2001)016号

第九辑编务人员

审 稿	姚春娥
	朱法佃
	羿宝明
	陈辉元
主 编	杨伯伦
副主编	谭宏理
责 编	周保林
责 校	杨湘斌

前　　言

姚春娥

《慈利文史》第9辑经过两年的收集整理，终于付梓，与读者见面了。

在新千年第一年的收获季节，又是在举国上下学习江总书记的“三个代表”热潮中，慈利文史的续集出版，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古人云，以铜为鉴，可整衣冠；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收集整理出版文史资料，正是为研究历史、编史修志以辅文献资料之不足，也是实践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个方面。以史育人，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，因而，对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将有一定作用。

慈利，地处世界风景名胜——张家界的东大门。历史悠久，深远流长。自古至今，为人文荟萃之地。山川胜迹，随处可寻；先贤雅士，代有传人。真可谓人杰地灵。本辑从2000年以来收集的数百件资料中精选而出，既有革命烽烟，又有趣事佳话；既有政治风云，又有经济奇葩，内容丰富，可读性强。作品均属“三亲”史料，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收藏价值。

借出刊之际，特向关心我们文史工作的、特别是那些为我们一如既往撰写文史稿件、提供文史资料的同志致以诚至的谢意。

（作者系慈利县政协主席）

目 录

前言 姚春娥

人物春秋

渔父传奇	杨湘斌 柯云(1)
贺龙智闯溪口	柯 云(11)
贺龙捉鱣记	董桂成(14)
贺龙亲自改名的红军团长吴虎成	吴明仁(16)
老红军李玉清的故事	董桂成(20)
王超群小传	杨炬唐(22)
小记卓炯	何锦洲(28)
从土家古镇走出来的原子能专家	陈和初 柯云(29)
军旅作家元辉传略	周保林(35)

史海钩沉

张国焘去台湾的一段秘闻	俊德 柯云(40)
宋绮云狱中策反实情	吴明仁(43)
国民党将官哭陵侧记	卓仁民 吴明仁(51)
张望胜的人生厄运	朱宜之(54)
匪首王家照的龌龊人生	袁 奋(58)
在日寇入侵家乡的岁月	李经云(66)
日本细菌战犯的可耻下场	袁奋 柯云(70)

- 杨年生之死 傅恒迪(74)
一块特殊的金表 丁为校 柯云(76)

往事漫忆

- 1949年冬回慈利工作的内幕 蹇先任(97)
解放初期慈利的镇反运动 李道恒(104)
组建月潭农民协会 陈春之(107)
1950年的农村贷粮纪略 赵昌勋(111)
首次出席全国先代会 向万忠(115)
金岩的反革命组织暴动未遂记 姚邦礼(119)
解放初期慈利的禁烟禁毒 黎运鼎(122)
我县第一株油菜王 秦绍章(127)
三年困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 谢春阶(131)
农村“社教”运动简述 孙学晨(134)
“远学大寨，近学长峪”运动始末 王约初(145)
山镇第一次驻海军 袁 奋(149)
我县“知青”上山下乡运动 田明初(151)
侦察“飞碟”纪实 卓名槐(155)
我所知道的“九·一三”点滴 卓名槐(158)
援藏漫记 刘良元(161)
慈利军民会战枝柳铁路掠影 袁怡文(170)
我去美国传授杂交水稻专利技术 杜慎余(177)

战争硝烟

- 何须马革裹尸还 盛星辉(186)

朝鲜老秃山战斗	盛星辉(198)
我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	卓名槐(205)

古城史话

慈利古城的演变	廖日煊(213)
零阳古镇	朱立初(220)
漫话湘西第一派出所观音桥	政良 吴勇(222)
慈利部分地名趣谈	朱立初 刘国安(227)
羊角山揽胜	柯 云(230)

建设之歌

王约初与庄塔水库	唐熙东(232)
腰截澧水锁蛟龙	廖日煊(238)
江垭水库建设始末	蒋先荣(246)

社会生活

慈利恢复土家族成份的艰难历程	李思权(255)
民盟慈利支部	李少康(261)
刘鑑前逝世前后	陈辉元(263)

警钟长鸣

九十年代慈利反腐的回顾	许开任(267)
吴若友拐卖妇女的可耻下场	李道恒(275)

文化掠影

吴恭亨与寿联	盛星辉(277)
-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-

- 慈利一中“迎解”纪实 王桂秋(281)
难忘《中学生》 向华树(285)

趣闻轶事

- 神腿杜心五受命刺慈禧 莫大培(289)
杜心五怒斗日酋 柯云(293)
野拂和尚传奇 朱法佃 柯云(302)
武陵源有虎 施大津(313)
赵姓探源 黎圣斌(318)
溇江待客九道茶 刘伟 柯云(320)
- 后记 编者

渔父传奇

柯云 杨湘斌

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(字通初,号渔父),因家住桃源,与毗邻的慈利的几位同期革命人士均有交往,特别是与杜心五相处甚密,因而在慈利曾留下过他的不少遗迹。宋虽在政治舞台上为时不长,但他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明月照征人

一条小船在萧瑟的秋风中乘风破浪由桃源顺着沅江向东急驶。船上站着一个英俊的青年,嘴里哼着豪迈的诗句,他就是武昌文学普通学堂文武双全的学生宋教仁,时年才 22 岁。

1904 年春,宋教仁与黄兴、陈天华、刘揆一等人,在长沙创立了两湖地区第一个革命团体“华兴会”,他被推举为副会长。为了联络军、学两界,他又参与发起组建武汉第一个革命组织武昌科举补习所,任文书。“华兴会”决定,利用各省庆祝慈禧太后 70 寿辰之机,在省城长沙与常德、衡州、岳州、宝庆,分 5 路同时起义。宋教仁为常德一路负责人,指挥常德、桃源、慈利、石门、澧县等地会员起义行动。

身负重任的宋教仁为筹款购买武器,变卖了家产,有些款项一时收不起来,而起义日期逼近,他身藏利剑,只身去长沙,另筹巨款。途径常德,下船住宿一晚,连夜向会党骨干布置了起义事项。第二天,又典卖了被具、眼镜和夏季衣服,继续乘

舟赶至省城，策划大计。

11月5日，小船抵达长沙朝宗门外。宋教仁来到“华兴会”的联络机关“崇正书屋”和“东文讲习所”，可是，这里的大门已被官府贴了封条。他猜知有变，急如火燎，马上奔向黄兴住处。那里的门房告诉他：“黄先生出门已十余日，至今未归。”他焦虑地自问：难道起义的密谋泄漏了吗？会党同仁安全如何？就在他出城的路上，一位姓曹的联络员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嘱他速去圣公会堂细谈。联络员用暗语通知“华兴公司股票出事了，牵连了常德宋先生，速避风头”。原来，“华兴会”为联络会党，筹划起义，发行一种“股票”名为“兴办矿业，招集股本”，实以“矿业”表示“革命”，“入股”代替“入会”，“股票”即是会员证。起义联系暗号是“同心扑算，当面算清”（隐喻扑灭满清）。不但机密泄漏，湖南巡抚正派兵捉拿密谋举事的首领黄兴、宋教仁，并杀害了负责岳州一路起义的肖桂生等多人。在联络员的催促下，宋教仁仓促辞别，速上归舟，绕道北上。11月10日，船过湖北螺山，宋教仁感慨革命失败，凄然南望，不禁口占长歌一首：

“噫吁嘻！……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，事竟败于垂成。虏骑遍于道路兮，购吾头以千金。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，恐徒死之无益，且虑继起之乏人。……嗟神州之久沦兮，尽天荆与地棘。……则欲我神圣之主义兮，亦唯有重振灭戈。”

11月16日这天，即“华兴会”原定为起义的日子。宋教仁在武昌街头，看到尽是为慈禧太后祝寿的龙旗和彩灯，以及为保护寿庆而四处梭巡的营兵。他悲痛交加，恨不能指挥起义勇士，把这耻辱的日子变成复兴中华的真正的盛大节日！

强烈的刺激使他夜不成寐。凝望昏黑的夜空，月色凄凉，起坐抚剑，低声吟诵。

日落浦风急，无低野树昏。

孤舟依浅渚，秋月照征人。

家园嗟何在，乾坤渺一身。

夜阑不成寐，抚剑独怆神。

使他欣慰的是，从一位会党联络员口中得知，黄兴已由武昌去上海，以启明译书局为掩护继续酝酿革命。他决定赴沪，同黄兴会合。可是，唯一的欣慰很快又幻灭了。当他乘船抵沪，找到新马路启明译书局。只见印度巡捕凶神般地把守门口。经打听，说是一位华兴会党人，在上海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，事发后牵连被捕 13 人，黄兴也在其中。看来，在上海同样不能久留，有家归不得，有国住不得，宋教仁怀着无限的惆怅，他迎着如刀的寒风，登上赴日本东京的海轮，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。频频回首，心潮翻卷，苍然泪下。

仗剑定乾坤

寒风凛冽。1904 年 12 月，宋教仁与杜心五等人来到日本。这里，聚集着“兴中会”、“华兴会”、“光复会”的骨干，他们与留日学生一起，创办了十几种进步杂志。如《湖北学生界》、《新湖南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江苏》等，以报道评论本省事件为主，带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与地方色彩，在进步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影响。

宋教仁决定从事革命宣传活动，在异国他乡继续华兴会的事业。他认为，宣传革命要突破地域界限，因此将筹办中的杂志命名为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，以反映全国、全民族的呼声，

为革命摇旗呐喊，也像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。

为了使杂志创刊号突出革命的宗旨，更加激发爱国的感情，震动读者的心灵，宋教仁冥思苦索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一天，他读到陈天华写的《警世钟》爱不释手，久久凝视扉页上的黄帝像，心潮起伏。想到四千年文明古国，如今落伍到此，作为炎黄子孙，岂不忧心如焚！对，就将黄帝像插印在创刊号上！宋教仁挥笔疾书。题词像背面曰：

“呜呼！起昆仑之顶兮，繁殖于黄河之滨。借大刀与阔斧兮，以奠定乎九有。使吾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，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。嗟四万万同胞兮，尚无数典而忘其祖。

第十姓子孙之一宋教仁敬题

宋教仁不但自称是黄帝子孙，还主张用黄帝纪年代替帝王纪年，废止清朝年号。《在二十世纪之支那》创刊号上，他发表了《中国新纪年》摘录，提出将1905年（清光绪三十一年）改记为“开国纪元4602年”（传说中轩辕氏黄帝开国即位之年是公元前2038年）。这种不奉清朝“王朔”的行动，使清廷大为震恐。驻日公使胆战心惊地向朝廷奏报“留日学生中见异思迁者日益增多，如行文纪年自书黄帝甲子，置帝王年号而不奉。双剪辫改装，皆仿西制。王朔、服制为帝王行政之大事，苦听任学生纷纷效尤，相习成风，纪纲安在。”

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出版第二期时，日本政府就借口这杂志“妨害公安”，下令查封没收，并传讯主办人宋教仁。宋教仁在警署大义凛然地提出质问：“出版自由，不是贵国宪法所允许的吗？说‘妨害公安’是日本的公安，还是清朝的公安？究竟是那篇文章妨碍了公安秩序？”警吏无言可答，只得耍赖：“恕不说明”。接着，警吏逼问该杂志发起人和干事名单。宋

教仁机智地答道：“我一个人发起，其他人等都已回国！”警吏又问办刊情况，宋教仁光明磊落地回答：“革命而已。”警吏再问该杂志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，宋教仁义正辞严地答复：“此不关贵国事，何必提问？问我，也不会告诉一丝一毫！”

1905年8月，在宋教仁的积极促进下，孙中山、黄兴联合了“兴中会”、“华兴会”等革命团体的成员，在东京正式成立了“中国同盟会”。宋教仁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、兼湖南分会副会长。他接受黄兴的建议，把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改作同盟会的会刊，取名《民报》，由他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，具体负责编辑工作。

宋教仁深感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重要。他说：“言话者今犹无闻，吾党不得辞其责。”“言话”就是研究政法。他在日本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、早稻田大学学政法，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书籍，眼界大为开阔。他一边努力钻研法制和一切有关革命的理论，一边翻译西方的国家制度及其历史的书籍。如《英国制度要览》、《美国制度概要》、《俄国财政制度》与有关革命的介绍。如《一九〇五年露（俄）国之革命》、《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》等。这些被宋教仁称为中国的《良方》的翻译与介绍，对革命宣传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宋教仁身在异国，经常听诵杜甫的爱国思乡诗篇。有时，还仗着醉意，仰天高歌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曲。游日本寺院时，触景生情，禁不住吟诗：“他邦无复乐，老刹有何游？”“去国谁堪比？能无涕泪流！”在日本辗转病榻，更激起他思念祖国之情，低声吟道：“他乡久流落，独夜更萧疏。”“此身愁里过，故国梦中游”。他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祖国拼一腔热血啊！

运筹谋大业

乍暖还寒。1907年4月，宋教仁乘日本“咸兴丸”海轮，回到日思夜念的祖国。他仍是清政府追捕的对象，不能去故乡探望亲人。此行是受同盟会委派，秘密潜入东北安东，联络东北反清义军，在奉天（沈阳）发动起义，与孙中山、黄兴组织的中国南部反清起义遥相呼应。

宋教仁在安东购得地图和《满州地志》，仔细研读，以熟悉这里的地形。他派人去大孤山，给义军首领李逢春等送去一封感情真挚、言词恳切的书信。

送信人带回李逢春的回信，说他有事不能亲临安东，望宋教仁派人前往商议起义事项。于是，宋教仁派了同盟会党人深人大孤山营地，双方制定了一致行动的计划。宋教仁并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，领导东北起义。不料，宋教仁的助手白逾桓在招兵时被捕入狱，联络东北义军的全部计划暴露，两年前事败垂成的悲剧竟又重演，宋教仁被迫又仓猝潜走东京。

联络东北义军共举大业的计划虽然失败，但宋教仁东北之行收获是很大的。他实地考察了“间岛”归属问题，收集了这方面的大量典籍，掌握不少第一手资料。原来，“间岛”是朝鲜语“墨土”的译音，面积约10万平方里，地处长白山东南（相当于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部）。1905年日俄战争后，日本企图霸占这块中国领土，作为向东北扩张的跳板。为此，日本报刊大造舆论，硬说：“间岛”是“韩国的属地”；日本的朝鲜殖民政府在延吉一带设立了什么“间岛派出所”。宋教仁闻悉此事，义愤填膺。东北之行后，他在东京寓所通宵达旦赶写《间岛问题》一书，用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“间岛”地区自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的领土，指出日本“伺间抵隙，割

而有之。”在这里筑路开矿，鲸吞整个东北地区的野心已暴露无遗。《间岛问题》成书后，日本政府惊恐万状，不惜用5000金巨款购买该书版权，宋教仁富贵不淫，严词拒绝。清政府获得此书后，在对日关于“间岛”归属谈判中获胜。为了拉拢宋教仁，慈禧太后与袁世凯分别授宋教仁四品官职，和2000元酬金。宋教仁将驻日公使转来的酬金散赠给生活困难的留日学生。同时，庄严声明：“吾是革命党人，怎能为清政府官，但能为国尽力者，生死以之！”

1910年春，鉴于南方起义屡次失利，宋教仁提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，将注意力转向长江流域，组织中部同盟会，发动革命。是年冬，他为实施这项战略决策，来到上海，在于右任创办的《民主报》任主编。他在《民主报》上以“渔父”的笔名，写了数以百计的政论，以犀利的笔锋，揭露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，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，有力地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，使《民主报》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。

1911年7月31日，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潮州公学成立了。宋教仁被选为5位负责人之一（任干事）。中部同盟会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成立的。黄花岗之役损失了大批革命骨干，给同盟会总部与南方支部的领导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宋教仁等人决定发动长江流域的革命，力挽狂澜，预定在两年后举行长江流域各省总起义。为了迎接总发动的一天，宋教仁一面在《民主报》上大声疾呼：“吾同胞可以猛省，翻然起，凋然兴”；一面频繁地秘密往返于上海、武汉及沿途各地，创建中部同盟会各地分会，筹款项，办武器。就在他席不暇暖，千里奔波的时候，由于中部同盟会的促进，两湖革命形势迅速成熟，爆发了武昌起义。中部同盟会当机立断，立即发动上海、南京

等地的起义。一时全国大有风起云涌之势。许多革命党人对武昌起义胜利的突然到来，是缺乏准备的，但宋教仁却拿出了早编制好的厚厚3大册共和国中央制度、地方政治机关设施等法规文献，为民主共和国描绘了蓝图。他期望能充当民主共和国的“叔孙通”（汉朝礼仪制度的制订者）。积极参与了武汉军政府《鄂州临时约法》的拟订，南京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。

1912年1月1日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，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。“临时政令，多出其手。”他为中国实行民主与法制制订了许多有益的措施。尤其是3月31日公布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按照西方民主制度与立法、司法、行政“三权分立”原则，规定了国家权力，政权组织形式和公民权利等，是民国初造的第一个根本大法。

鲜血铸丰碑

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之后，革命党人中一些人一时没有识破他。孙中山积极筹建铁路，黄兴主动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。可是，宋教仁却看出了共和国面临的危机，指出：“不良之政府虽倒，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。”他依然为民主政治奋斗着。他认真利用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，以非常的精力活跃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，力图通过议会道路掌握政权，建设名符其实的共和国。

8月，由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成立了。原来，宋教仁不满袁世凯正在暴露与发展的专制独裁，决定通过实现议会制与责任内阁制，限制袁世凯权力，与袁进行合法斗争。在同各个政治派别联络的过程中，他发现反革命和主张复辟帝制的各派正在联合起来，如果让他们掌握国会多数，就会使制止袁世凯专制和建设“良政治”目标成为泡影。于是，他四处奔波，以